

我对故乡的印记里，有一条狗的影子。我七八岁时，父亲不知从哪里抱养了一条狗。那时，它不过几个月大，毛发茸茸的，泛着金黄，眼神清澈而明亮。我外出时，它喜欢跟着我，我私下唤它“屁虫”，跟屁虫的意思。我叫一声“屁虫”，它立马就屁颠屁颠地走到我跟前。

现在我才知道，它其实是一条中华田园犬。因常跟我外出，它的心变野了。每天天刚亮，它就蹭到我跟前，摇头摆尾，嬉皮笑脸地讨好我。那时，家长对我们这般大的孩子少有管束，任由我们自由玩耍。我去野外通常有两个方向，一是村北的河边，二是南山岭。

南山岭不仅有水库，还有树林子，林子里有小鸟，运气好的话，还能碰到野兔或野鸡。对山中的一切，“屁虫”起初很好奇。在我投石引导下，它的野性一下被激活，比如看见野兔，它身子一躬，脚如离弦的箭，循着野兔逃跑的方向就飞奔过去。野兔很狡猾，在“屁虫”快要追上时，猛然一转身，“屁虫”就被甩掉了。“屁虫”不是它的对手，耷拉着脑袋，灰溜溜地走到我的面前，很失落的样子。但由此激活的性情却是持续而恒久的。一只或几只落在草地上欢快啄食的麻雀，“屁虫”也不让它们安生，追着它们玩。我则置身事外，只

养狗记

□孙善光

感觉好玩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村里街坊四邻家多不养狗，庭院中、猪圈里，无非是猪羊或鸡鸭等。相对而言，“屁虫”在它们面前就显得另类，也就有点唯我独尊的意思。我和它行走在街巷里，看见有公鸡伸着脖颈打架，它就来了兴趣，突然蹿过去“劝架”，正在打架的鸡受到惊吓，连抖起的羽毛、伸长的脖颈还未来得及收拢，便落荒而逃。它却以胜利者的姿态，高傲地看着，好像这事与它无关。有一年春天，我和它正在一片麦田边行走，遇到一位大叔正赶着一群羊回家，它突发“神经质”，狂吠起来，身子一躬，匍匐着截停了羊群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小羊们吓得不知所措，纷纷后退。领头的大羊立马挡在前面，与“屁虫”对峙，互有进退。我正看得兴起，大叔扬起了鞭子，朝着小狗就是一下，它吓得就地一滚，没人茂密的麦浪里。

大约两岁时，它终于惹了事端。有一天，它叨起村民一只散养在外的鸡玩耍，鸡吓得魂都丢了，它却得意洋洋。因为它隔

三差五惹事，父亲怕它出去闯祸，便把它拴在了院中的一棵树上，不再让我带它出门。

那时，我常被一个人高马大的同龄人欺负。我人小气力弱，他逼我买烟给他。起初两次我满足了他，他尝到了甜头，之后三番五次威逼。我忍无可忍，决定跟他打一架。一天，我偷偷解开“屁虫”脖子上的绳子，留了一条门缝，便约见那家伙。在我跟那家伙扭打在一起时，我大声呼叫着“屁虫”。“屁虫”出现了，它见我被欺负，狂吠着



金佛山的秋雾，是从山腰长出来的，也像从石头缝里渗出来的，一层裹一层，把整座山都兜住了。雾里藏着的，有杜鹃落尽后光秃秃的枝丫，还有方竹。

我是上初中那年秋天，才知道家乡的竹子是方的。

那天，我跟着爷爷上山打笋。笋是春天的物事，可爷爷偏在秋天拎了竹篓出门。我跟在后头，想不通。

山路上雾浓。伸手抓了一把，什么也没抓住，手心沾了一层凉湿。爷爷在前头走得稳当，脚下的落叶踩起来嚓嚓响。我走得急，踩了他的鞋后跟。爷爷回头瞪了我一眼：“好好走路！”

到了半山一片竹林，爷爷用柴刀拨开落叶，指给我看。雾气里，一根根毛茸茸的笋尖正从土里拱出来。

“摸摸看。”爷爷说。

我蹲下身，手碰到笋壳，愣了。竟然是方的。四个面，四条棱，硌手。又摸了几根，根根都是方的。爷爷笑了，说金佛山的方竹就是这样，有棱有角，不发于春而茂于秋。

爷爷蹲在笋旁教我采摘。他说，先蹬实了脚，提住笋尖，柴刀斜着削进去，刀口绕一下松开泥，最后一拎，整根笋就出来了。我凑过去想试，他胳膊一挡：“站开点，挡手挡脚的。”他自己砍，一根一根往篓里扔。

我趁他不注意，蹬稳了，提笋尖，刀往

下削——偏了，削到笋壳上。爷爷回头看了一眼，没说什么，把自己篓里的笋倒了一根给我。那根笋砍得齐整，断面有一层细密的绒毛。

我翻过来看。四个面，四条棱，方方正正。可笋是空心的，空的地方是圆的。爷爷说，方竹远看是圆的，摸着才知道是方的。

竹林长在半坡上，一头扎进杂木林，另一头悬在坎上。坎下面看不见，雾堵着。偶尔有风从谷底灌上来，雾被掀开一角，露出底下的岩壁，灰白的，湿漉漉长着苔藓。爷爷说，方竹跟杜鹃和猴栗树混着长，大树挡冰雪，方竹躲在底下，冻不着。我问爷爷他怎么知道。爷爷说，他打了一辈子笋，这还不晓得。

砍了小半天，篓满了。爷爷站起来，把篓往背上一甩，绳子勒进肩膀。他的背有些驼，篓子压着，驼得更厉害。我空手跟在后面，走几步回头看——竹林在雾里，看不见了。只有爷爷的背影和篓子在前面晃。

下山时，我踩着个湿石头，脚底一滑，跌了个屁股堆。篓里的笋滚出去两根。爷爷放下篓子，下去捡回来，手上全是泥。递给我时瞪了一眼：“拿好。”

回到家，爷爷把篓搁在院坝里，蹲下来一根一根往外拿。湿的，方的，码在水泥地

山中有方竹

□张义岱

上像一排小桩子。奶奶端个盆出来洗笋，一边洗一边念叨，说留几根泡酸坛，开春了配稀饭。院坝角上那只老酸坛，泡了几十年，坛沿水从来没干过。爷爷坐在门槛上卷了根叶子烟，看着她洗，不说话。

晚上炒了笋腊肉。腊肉是去年冬天熏的，切得薄，煸出油，笋片下去一炒，劈啪响。笋脆，咬一口嘎嘣脆，有股清甜，和腊肉的烟熏味搅在一起。爷爷夹一片笋嚼半天：“方竹笋要配腊肉才出这个味儿。”我吃了三碗饭。

吃完饭，我趴在窗台上。窗外看不见金佛山，被楼房挡了。但我知道它在——在城的南边，雾气最厚的地方。方竹笋正一节一节往高处长。

爷爷在院坝里磕烟斗，又装了一锅。他在黑暗里说了一句：“明年秋天再上去。”

我没应声。他也不等我回应。那年没去成。后来再也没去成。

金佛山的方竹还在秋天发笋。雾还在山腰长。院坝角上那只老酸坛，坛沿水也还没干。

后来，我读到一句写方竹的诗：“笋从初箨已方坚，峻节凌霜更可怜。”书上说的是竹子的品格。可我总想起的，还是第一次摸到方竹时，手心被硌的那一下。

（作者系文学爱好者）

能懂的诗

秋晖(组诗)

□胡佳清

秋晖

九九艳阳天
十八岁的哥哥回来了
坐在河边看秋晖

爱人啊
拐杖一路敲碎的荷花
花碎双唇
彼时你一定比眼下的花儿
还要好看

失忆

一朵花忘掉鲜艳
一棵树忘掉砍伐
一场冬忘掉一场夏
一辆车忘掉黎明呼啸而去的黑暗
一个人忘掉微信上亲爱人的面容
从失忆出走人间

蝉

躲在林子里发牢骚
把夏吵成了热搜
秋后算账
噪若寒蝉
比死都清净一万倍
引来光芒万丈

邻居

搭积木起家
在一个个火柴盒里演绎烟火人生

什么都不一样
你喝你的茶叶水
我喝我的凉白开

有天呼吸新鲜空气
发现都是一个鼻孔出气

于是，隔窗打声招呼
喂兄弟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故土

□陈国华

白岩、老鹰嘴、五指山
几尊佛，默然含笑
坨里、下寨、新田沟
数缕山泉，自在奔流
老屋蒙着薄絮
堡上、大田，稻色青青
封存年少春秋
回望，走遍人间风雨
看过繁华楼宇
心的落脚点
永远是石门山这方热土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一树蝉鸣悟流年

□陈维忠

后来数十载，我耕耘于三尺讲台。每到盛夏，校园绿树繁茂，蝉声越过门窗，一波一波地涌进教室。吊扇嗡嗡作响，我只顾上课、批改作业、监考答题……日子被一桩桩琐事填得满满当当。耳畔蝉声阵阵，只当是暑天寻常里的喧闹，听得见声响，却再也沒心思抬眼去寻蝉。年年蝉鸣如期而至，送走一届届学生。

我教书之余，还成了一名中医爱好者。时常接触蝉蜕。没想到，这薄薄的空壳，治疗咽喉疼痛嘶哑、消解皮肤疹痒瘙痒、疏散风热燥邪，竟有意想不到的功效。一枚蜕去的旧壳，既是生命蜕变的印记，更是民间疗疾的功臣。

更令人惊讶佩服的是，蝉在泥土之下蛰伏数年，默默汲取养分，不见天光，只为换来盛夏短促的数十天。那满树的喧嚣，原来是雄蝉倾尽余生的告白。破土而出，生命便已进入倒计时，它以高歌寻觅伴侣，完成生命的传承，最后归于尘土。它把全部的热烈，都交付给了盛夏。

这何尝不是我的半生：大半岁月默默坚守沉淀，在方寸讲台耕耘，没有轰轰烈烈。半生忙碌，不曾细细品味自然风物，如今闲下来，才懂得珍惜眼前的一草一木、一音一响。

不知不觉已近正午，太阳快要升到头

顶，暑气愈来愈重，我依依不舍地踏上回家的小路。回望荣峰河畔，满目深绿，树上的蝉鸣更是一浪高过一浪。现在听来竟不觉得聒噪，反倒像是一曲为我送行的动听旋律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）

